

樱花是嘴，茶花是脸，杜鹃是手，她们组成了春天美丽的体态，可是也预兆了春天的脆弱与变幻。阳光最充沛的夏季，黄色的花树也最多，它们吸饱了灼亮的光泽，吐放出浓烈的灿烂，而且行径一如阳光的豪奢。褪去了热与尘，减却了骚动挣扎，这些秋花展露出一一种相对的平静，可是由于细碎，又含带了轻浅的忧思和局促。用了整个冬天养驯的忧伤，被木棉的血染成朱红色，在阳光下摊成一张透明的影子。

台北花事

文／蔡珠儿
图／柯鸿图

黄山书社

花生万象

台北花事

文／蔡珠儿
图／柯鸿图

黄山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台北花事/蔡珠儿著. —合肥: 黄山书社, 2009. 12

ISBN 978 -7 -5461 -0897 -1

I. ①台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33458 号

书 名: 台北花事

著 者: 蔡珠儿

插图作者: 柯鸿图

责任编辑: 余 玲

特约编辑: 程忆南 马晓茹

装帧设计: 翁 涌

出 版: 黄山书社

社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

邮政编码 230071

印 刷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5

字 数: 8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8.00 元

大陆版序

一

峇里岛的市场，除了蕨芽芥兰、山竹芒果、虾膏鱼露、米豆杂粮，还有卖鲜花的。不是一束束的带梗切花，是一筐筐的花粒花瓣，摘去枝叶和萼片，净是瓣蕊，密麻麻堆满篾篮，光艳欲滴，看朱成碧，浓稠得像油彩，捞起一把泼在地上，卷起袖子，就可即席作画。

桔梗粉青，茉莉甜白，凤仙肉红，月季宝朱，九重葛霞紫，绣球霁蓝，万寿菊金澄澄，是热带阳光凝成的结晶，碰到唯恐烫手。还有一种灰碧色的软草，柔长如丝，用来烘衬花色。花贩把瓣蕊塞进塑料袋，一袋袋鼓胀饱满，妇人去市场买鸡鱼蔬菜，必定也买上几袋花，拎回去不是画画，是供奉拜神。

把棕榈叶或露兜叶撕成长条，折起来用竹签固定，编成掌心大的小碟，放一撮米饭，摆上槟榔、青柠、铜钱、线香以及鲜花，做成一碟碟 banten（供品，英文 offering），献祭各方神灵。一天要拜上好几趟，清晨在自家祠堂供祖先，正午去村庙拜神，黄昏在家门和路口祭鬼，广施博予，神佛和魑魅都有份——在峇里岛人的心目中，神和鬼、正和邪，并非对立的极端，而是兼容共存的生活圈，人类夹在神鬼之间，以献祭上供来维持平衡。

少女穿着窄袖束腰的峇里衣裙，托着满盘供品，碎步款行，在住家附近合掌顶礼，逐一弯腰献供。老人、主妇、小贩、艺品店的店员，甚至博物馆的门房，手里绝少闲着，总是编叶掐花，孜孜不倦在做供品。除了庙堂神龛，街坊的门口、墙角、田边、池畔、树下、餐馆的柜台、汽车的仪表板，甚至网吧的电脑旁，到处可见供品，橙黄橘绿，锦色斑斓，神鬼尚飡馨香，凡人也能领受欣赏。

拜神献供，是峇里岛人的精神生活，然而比起烧香和上教堂，更富灵性美感。在这里，鲜花不是夸富炫财的奢侈品，更非踵事增华的装饰物，而是老老实实，生活日用的必需品，就像油盐大米般不可或缺。

二

说峇里岛，怎能不提鸡蛋花。

鹿角形的杈骨，油碧肥厚的阔叶，绿荫低垂如罗伞，摇光

曳影，匝地生凉。伞顶簇簇生花，五瓣柔圆，花心是可口的奶油黄，一路晕染荡开，渐行渐淡，到花瓣就成肥润的羊脂白，里黄外白，所以叫鸡蛋花。

其实除了黄心，还有粉红、橙红、紫红、娇黄和素白等品种，奇怪的是香气也各自殊异。黄心白瓣和全朵娇黄的，甜香最浓，主调有如梔子混合椰浆；粉红的瓣身薄软，香味最清淡，然余韵幽窈似桂花。素白的有兰花香，橙红的带杏仁味，紫红的则有股香草（vanilla）气息，闻起来像冰淇淋。

鸡蛋花终年绽放，开得多也掉得快，树底总是满地落英，好在它雕而不萎，坠地依然饱满芬芳，拾起来养在盘里，可以香个两三天。也许因为俯拾皆是，不成敬意，我没有看过供品碟里有它，但酒店、Spa、食堂、画廊……鸡蛋花无所不在，石阶、木桌或者洗手台，放上几朵鸡蛋花，氛围就柔缓下来，变得慵懶而性感。

但最迷人的鸡蛋花，在妇人少女的发际鬓边，随意一朵，顾盼生姿流转百态，优雅舒坦而自然，仿佛那花就长在她身上。连男人插起来都好看。给舞蹈表演伴奏的甘美朗（gamelan）乐团，是村里的壮丁大汉，穿着传统的袍服裹裙，个个枣脸蚕眉，神色肃穆，耳后斜插一朵红槿或鸡蛋花，乍看有些滑稽。等到乐声翕然，丝竹齐响，壮汉手挥口吹，人面鲜花交映，风神俊朗，油然生出无限妩媚，比舞蹈还引人，看得我都痴了。

三

峇里岛的鸡蛋花，北京的月季，伦敦的黄水仙，京都的紫藤，曼谷的白荷，新加坡的雨树，北非的橘树，上海的法国梧桐，悉尼的柠檬桉，罗马的夹竹桃，诺曼底的红罂粟，香港的艳紫荆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登录系统，以此分类归档，萃取记忆。我的系统很简单，用植物来记忆，世界是个丘壑起伏的地形图，零散插着五颜六色的花树，每株花树代表去过的地方。每当想起那里，我看到的不是摩天楼和歌剧院，是那棵花树的姿态气味，还有它周遭的晴雨干湿，水文风土。

四

植物是我的必需品。起居工作之处，鼻息和视线所及，如果没有生鲜花木，我就惶惶不安，觉得窒闷缺氧。没办法，这和美观风雅无关，比较像是动物学的“铭刻”作用，儿时的印象嵌烙心底，牢不可拔，成为认知的判准和坐标。

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中，父亲在台湾电力公司工作，被派到花莲的龙溪发电厂，带着全家搬到山上，住在日式的宿舍。花莲在台湾东部，被崇峻的中央山脉阻隔，交通不便，本已偏远；龙溪在木瓜溪上游，更是深山老林，连公路都不通，上下山要靠一种叫“流笼”的原始缆车，荒僻狰狞，遗然世外。那时我约莫三四岁，人生的记忆扉页，就从这里掀开。

龙溪位于山谷，水土丰沃，花木特别肥硕，宿舍门口种着玫瑰、杜鹃和大理花，朱紫相夺，红艳欲流，花径有如海碗，比我的脸还大。电厂建于日据时代，附近遍植桃、李、梅、吉野樱和绯寒樱，枝干苍劲，蓊郁成林，想必是日本人当年种下的。春来嫣粉嫩白，怒放时红雾迷离，到了尾声吹雪飘霞，我们就捡起花瓣玩“家家酒”，红红白白凑满几碗，假装煮菜烧饭。

那个年代没什么玩具，住在深山就更稀少，一只皮球已是珍品，但我们几个住在宿舍的孩子，满山乱跑，永远有玩不完的东西。抓甲虫，摘刺莓，用桃枝做弹弓、箭竹做枪，把芒叶折成口笛，呜呜乱吹，要不就追打跑跳，在开满高山凤仙和栎大秋海棠的山沟翻滚。

五

在龙溪只住了两年多，我上小学那年，全家已搬到台北定居，从此远离山野，长成都市人。然而童年的记忆，却成为永远的乡愁，看到山林溪涧，花树草木，我就觉得亲切眼熟，心中扫过电波似的欢悦，悸动不能自己。

我眼力记性皆差，唯独对植物过目不忘，儿时看过玩过的花木，成长后依然印象鲜活，历历在目。我开始翻书查找，知道这些旧识的学名和科属，进而考察身边眼前，各种植物的身世沿革，多识草木虫鱼，耽迷其中，乐此不疲。不管去到哪里，我都要看植物，认识的比较形色异同，不认识的就定睛细

看，用眼睛拍照存档，几年后，不意在图鉴或书上看到，“原来这就是印度紫檀啊！”豁然开朗，喜不可言。

六

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，原名《花丛腹语》，写于八十后到九十年代中期，从近取譬，题材多半是台北的常见植物，随笔漫录，无心插柳，花了七年才结集成书。现在出简体字版，又隔了十四年，却顾所来径，苍苍翠微，只怕杂花生树，都长成灌木林了。

缅想上世纪，怎么像是天宝遗事。那时登这专栏的两张报纸，中时晚报和自立早报，解严后活跃一时，几年前却分别执笠收摊。九十年代中我离开台湾，浪迹天涯，落脚香港，人老珠黄回顾旧作，检视当年“文艺女青”的手笔，不禁汗颜愧怍。然而也因单纯天真，抒情直观，倒是保存了当时的氛围情境，像化石里凝着苍蝇和泥沙。所以推出简体新版，至少还有点考古和环保功能吧。



序：木瓜溪有个绿小孩

一

不错，办公室有马拉巴栗和迷你椰子，马路上有杜鹃花或蒲公英，厕所里有黄金葛。但这怎么能够纾解我的绿色症呢？那种打从心底渴燥起来的煎熬与焦虑。

二

将近三十年前，由于父亲工作所需，我们远住在花莲县木瓜溪上游的一个小山村，连路都不通，上下山必须以一种简易式的缆车“流笼”代步。这个叫“龙溪”的地方，背山夹谷，遥居世外，每天上午永远是晴美的，鲜净明艳的阳光，静静舔吻高山浑厚的绿背。但一到中午，四面就迅速涌起山岚雾气，

浓稠如白浆，一公尺内雪茫茫不能视物。入夜后山气沍寒，我们住的日式招待所有两扇玻璃门，门上密密麻麻憩满了各式颜色图案的飞蛾：光怪陆离的美艳鬼脸，紧贴着粗豪的野兽派，毗连着流丽的印象派，挨靠着秀逸的描金山水，中间还隐隐约约嵌浮着数朵眼睛几枚笑嘴……拼织出令人昏眩窒息的夜色。然而等天一破晓，它们就像一场梦般地消失了。

就在这个地方，我掀开了记忆的扉页，在人生的画布抹上第一道油彩，而这些几乎与我的血肉脏器紧紧勾连的记忆，都与植物有关。

当年约莫三四岁的我，当然是不懂审美的，只是任由各种色相气味川川流入眼中心里，日后翻捡披阅，却发现这可能是我毕生最珍贵的度藏。回忆本来就有放大作用，而高山谷地的确也得天独厚，怎么回想，龙溪花木的肥硕、丰美、生动，都是后来再也没见过的。

招待所门口的大理花，浓艳得一点燃就要炸裂喷溅开来。坡地上玉粉色和玫瑰紫的杜鹃，在山色中浇流出透明度不等的红汁。山洼湿地里有一大片霞紫色的高山凤仙花，亭亭袅袅擎举着杯盏形的花朵，好像互相碰杯祝福。峦大秋海棠的花粒清瘦纤弱，叶茎枝干却饱满多汁，卧在地下望过去，一片肥嘟嘟的淡绿色肉腿。更低湿的林地旁，可以找到满畦俗称“山猫”的过沟菜蕨，嫩茎粗如儿臂，末端蜷曲的叶芽仿佛正在柔软地蠕动。

春天来的时候，漫山突然停满了栩栩的白蝴蝶，走近一

看，原来是怒放的狭瓣八仙花，四张轻盈的苞片裹住米黄的花蕊。再走到向阳的步道旁，咦，地上怎么飘满了粉红色的羽毛？原来是玉山石竹，深裂的锯齿状花瓣，风一吹更像茸茸的鸟羽。儿时的我，不知道在脑海里给它们编了多少故事：白蝴蝶一等人不看见，就偷偷飞到雾里云里翻滚游玩，不过有一次被天上的一条青龙追上了，差点一口吃掉；羽毛花本来是一只美丽的粉红凤凰，也是刚才那只青龙的妹妹，后来被虎姑婆变成了花，还在地上拼命扇动羽毛，希望哥哥能来救她……

三

我们在龙溪大概住了两年多，就搬到山下的花莲市，一年后又搬到台北，从此渐行渐远，慢慢挥别草木气息，长成一个苦闷的都市青年。记得在台北刚上小学时，隔壁同学问我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我用台语回答：“埔里。”他竟哈哈大笑：“什么，哺你？笑死人了！”几曾何时，我已经变成一个连台语都说不清楚的台北人了。

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高高搁藏起幼年的龙溪记忆，因为那与台北相差太多太远，缥缈模糊到近乎一场“访山遇仙”的寓言。如果不是父母偶而在交谈时还会提到花莲与龙溪，我真会以为那又是我小时候做过的梦或编过的故事之一。然而被掩盖与忽略的记忆，其实一直在累进淀积，发酵沤解；随着我的成年，很奇异地，龙溪的印象也愈来愈为鲜明真切，脑海深处有个地方仿佛在熠熠生光。

我终于愈来愈了解，为什么见到各种花草树木，我总感到似曾相识、亲切眼熟，没有来由地悸动兴奋，心底扫过一阵电波似的狂欢。这必须追溯到记忆的源头，木瓜溪上游那个蓊郁明媚的山村。新鲜洁白的幼年记忆，像棉花吸水般饱蘸了植物的颜彩与气味，成为我终生挥之不去的渴慕，最初也是永远的厚重乡愁。

四

这本小书，因此可以说是“一个植物爱好者的独白私语”，本来是喃喃地絮絮地说，后来讲得太大声，以致于别人只好听见了。基本上，这些短文除了用来疗治我自己的绿色症候群，具有抒发功能之外，还有一点我自以为是的“社教”功能：想让更多城市人从近取譬，认识更多周遭的植物，因而取材泰半以生活中及台北近郊的花木为主，如果有坐井观天或画地自限的嫌疑，实在不是故意的。想想看，你身边有多少人，从来只认得榕树、小白菜和玫瑰花？

五

虽是一本薄薄的书，写作时间前前后后却有七年，总共是中晚时代副刊的“城市花事”、“花丛腹语”，以及《自立早报》副刊“人类植物学”等三个专栏的集成。风格笔调颇为错综，有的着力观察植物间的相似本质，有的勤于刻画植物的殊异特性，有的是平实的勾勒描述，有的却是倾泻块垒的借题

之作。恒竹凑集之后，倒别有一种“杂花生树”的效果，零乱无心但也不甚碍眼。

比较遗憾的是，“人类植物学”这个部分应该有更好的发挥——我甚至野心勃勃，梦想要写一本“香料志”，可惜自己懒惰又贪玩，仅只写了三篇，只好留待下一个写作计划了。希望不必再等七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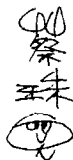
六

反正这是自序，作者有权叨叨不休。

这把年纪才出第一本书，感触总比别人深一些，要感谢的人当然也多一些。谢谢柯鸿图先生的精心画作，谢谢许悔之和江一鲤的热心与耐性，台北伦敦之间殷殷催促，我本来想十年后再说，还是被他们给逼了出来。

我是那种写文章时像乩童“跳乩”，痛苦得近乎狂喜的人，每每要坐困愁城无力为继；多亏总是有朋友及时施打强心针，注入可贵的真挚鼓励，谢谢平路、廖仁义、简嫔、陈映霞、杨索等等友人，当然更要感谢最支持我的丈夫汪浩。

最后谨将此书献给龙溪。



目 录

001	大陆版序
007	序：木瓜溪有个绿小孩
	辑一 繁花照眼
002	众香
006	低等进行式
010	花的家乡
014	世纪之爬
018	秋花秋树
022	春讖
026	食花人
031	光族花裔

辑二 一枝独看

- 036 乡愁槟榔
- 040 千日红颜
- 044 擦子树
- 048 逃走的芙蓉
- 052 花田里的猫
- 056 芒花荒原
- 060 独裁心事
- 065 橄榄之味
- 069 树殇
- 073 劈哩啪啦
- 078 物质之华
- 082 三月革命
- 086 相思的恶作剧
- 090 流苏，醉眯眯
- 094 夭寿甜
- 098 桃之夭夭
- 102 野鸦椿
- 106 乞食碗
- 110 等待乌柏

114 火焰木

119 落花癫

辑三 绿色身世

126 致命的叫声

131 啜饮褐色文明

136 九层香塔